

焦點評析

重返白宮的川普：步向新冷戰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Moving Toward a New Cold War

林穎佑 *Ying-Yu Lin*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一、前言

2024 年 11 月新任美國總統確定由川普回鍋，除了其在競選期間多次提及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外，各界關注的便是其未來的對中國政策與外交關係。雖然在競選時，川普表示其與俄羅斯與中國都有相當良好的私人關係，但是選後的重要內閣人選中，依然有許多過去對中強硬的官員，如即將出任國務院國務卿的盧比歐（Marco Antonio Rubio），便可能是川普第二任期中，對外政策的核心。這些都讓外界普遍對回鍋的川普認為在其基本政策中，應該離不開對中強硬的態度。這也讓外界認為世界體系是否又會回到過去的兩極發展，如同美蘇對抗時的冷戰局面，又再度出現在國際關係之中。雖說如此，但雖然有部分的解讀認為川普雖然會在對中強硬的外表之下，逐步的開始與中國的接觸，但在基本的原則上，美中當前也不可能會回到如同美蘇冷戰時的完全對立，這並不符合當前的國際經貿發展，此也為新舊冷戰最大的差異。

二、新冷戰的對抗基礎：核子武器

對美中關係而言，從過去的強調「競爭又合作」到現在無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對中政策都有志一同的以「對抗」作為主軸，並在對抗中找尋「對話」的機會都可看到美中關係發展的走向。固然在這樣的分為下是否會走向戰爭，仍是未知數，但是在對抗之中，要如何將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便是當前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核心。在上述的思維下，便可看到美國極度重視中國的核子武器發展與其投射能力，畢竟核子武器所衍伸出來的核子嚇阻，是讓美蘇兩強在當時維持冷戰的根本。因此對美國而言，若未來與中國進行對抗是不可避免的選項，則自然會需要先了解對手的能力，特別是在核子武器的能力上。如在 2022 年 10 月美國空軍大學下屬的中國航空航天研究院（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CASI）針對中國火箭軍發表 255 頁的專報，內容直接將解放軍火箭軍部隊的單位、各基地與部隊的正副主官、裝備都做出鉅細靡遺的敘述；以及在許多美國智庫近期所執行的研究中，大多都以火箭軍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這也是為何在 2024 年 9 月底中國發射東風-31AG 型洲際彈道飛彈時，會引起美國高度關注的原因。

針對解放軍各型彈道飛彈的發展，美國除了強化自身飛彈的研製之外，也加強在第一島鏈飛彈防禦系統的建設。如 2016 年起便在南韓設置俗稱薩德的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菲律賓所新設置的提豐（Typhon missile launcher）飛彈發射系統、配合在日本的飛彈防禦系統以及佈署在台灣의 鋪路爪雷達，是可以有效發揮反飛彈的作用。此外除了傳統的義勇兵三型飛彈之外，在 2023 年美國也提出研製新型核彈 B61-13 的計畫，這些都是為了未來即將到來的核子競爭做準備。

需注意的是，在冷戰的核子嚇阻之爭中，如何確保可以進行「第二擊」也會是嚇阻關鍵，這也是為何在美蘇交鋒的冷戰史中，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始終會佔有一席之地原因。這也是當前為何美國除了重視中國的火箭軍旗下的核武戰力之外，也會重視解放軍的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的發展，其中由於潛射型的巨浪系列飛彈射程有限，因此解放軍潛艦必須進入太平洋，才能有效威脅美國。因此美國自然會希望台灣除了在反飛彈防禦上能發揮功

效外，也能在反潛作戰上盡一份心力，將解放軍潛艦封鎖在第一島鏈內。

三、新冷戰的運作：陣營對立

外界普遍會將川普第一任期的表現來做為第二任期政策判斷的基礎，但對於第二任期的川普來說，必然會注意到上次失敗的問題，而進行政策上的調整。此外就國際外在環境而言，2016 年川普當選時的國際關係，並沒有俄烏戰爭、中東戰火其所面對的也是尚未連任第三任期的習近平，這些外在條件都讓當時的川普可以有機會大展拳腳。但在現在的國際挑戰中，可以看到川普會受到更多來自國際的限制，這些也會讓其在新任期中，還是要借重美國傳統智庫的建制派人物，來彌補其團隊中缺少的專業外交幕僚。這些也可以說明在未來的美國對外關係中，雖然有可能會因為川普語出驚人的發言，而引起部分的波瀾，但在整體的外交互動上，應不至於會有過於脫序的變化。

美中新冷戰中，須注意的是中國、俄羅斯與北韓之間的互動，在俄烏戰爭後俄羅斯從北韓取得大量的資源，北韓也利用此機會發展自身的高科技裝備，特別是在核子飛彈的技術上，更是突飛猛進。俄羅斯與北韓在 2024 年 6 月簽訂「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協議」，其中除了軍事交流之外，更彼此承諾將在任何一方「遭受侵略時提供互助」。若再配合中國與北韓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以及中國與俄羅斯的「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這都代表俄羅斯、中國、北韓三國的關係更為趨近同盟，這是否會如同冷戰時期的兩極陣營再現？尚需時間來證明，但這三方的合作確有可能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帶來衝擊與威脅，或是牽制印太各國在安全議題上的合作。

2024 年 11 月底，中俄兩軍在日本海進行第九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中俄兩軍自 2019 年起開始組織實施年度合作計畫，其中包括定期舉行兩國空軍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目前此類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已經進行了九次。這也是中俄軍方今年內第二次組織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雖說，俄羅斯從蘇聯時期便與中國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更在 2019 年 6 月兩國關係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

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需注意的是，在對俄羅斯的夥伴關係中，中國使用了「戰略協作」而非「戰略合作」，代表在軍事議題上會有更為細膩的協作互助。期中從 2019 年開始運作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可能就是中俄兩軍合作的重要象徵。

其中 2022 年 12 月解放軍與俄軍轟炸機首次互降彼此的機場；2023 年中俄雙方。為實踐於 3 月發表的《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裡，有關「定期組織海上、空中聯合巡航和聯合演訓」的宣示，再次舉行聯合空中戰略巡航；2024 年中俄雙方的空中轟炸機編隊更是飛到距離阿拉斯加沿岸 173 海里的位置，但沒有進入美國領空，這是中俄轟炸機首次聯合巡航飛至如此接近美國領土，11 月底再次在日本海空域飛行。這些行為雖然沒有造成立即的軍事安全威脅，但是作為中俄傳遞訊息的工具並期望藉此牽制美國的行動，還是具有政治上的意涵。特別是對日本而言，固然在東海與台海會面臨到解放軍的威脅，但是在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後，許多中俄在第一島鏈附近甚至到達西太平洋的聯合軍事行動都對日本造成立即的威脅，畢竟在冷戰時代自衛隊以及駐日美軍的主要任務就是防禦攻擊北海道的蘇聯。因此，若在台海局勢緊張之時，雖然解放軍在台海周遭的軍事行動會影響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但是俄羅斯若是在北方四島或是在日本海或是鄂霍次克海有軍事演習，對於駐日美軍與自衛隊而言，自然必須強化在日本北方的防禦。隨著中俄關係日益深化，美日在日本的防衛重點可能又會從近期的西南諸島防衛轉為冷戰時期的北方防衛計畫。這自然會分散美日在台海與南海的兵力佈署。

此外，在伊朗與北韓的核子武器實力逐漸提升以及在俄烏戰場上都可看到北韓與伊朗的武器裝備的蹤影，都可看到在以反美基礎上，都可以看到中國、俄羅斯、北韓與伊朗的影子。而在美國的主導之下，南韓、日本、菲律賓與澳洲也有加強合作的趨勢，固然這些國家與中國都有經貿往來，但在軍事安全的議題上仍可看到過去冷戰中聯盟對抗的影子。

四、結語

對我國而言，美中新冷戰是當前必然的國際模式，在川普再次執政的狀況下，我國更須關注華府的動態，做出適當的決策。雖說美中之間是以「對抗」作為基調，但兩國在近期逐漸恢復的軍事外交關係，也代表雙方在對抗中也不斷尋找對話的機會。這也是我國必須關注並靈活應對的方向。我國除了持續發揮在科技產業與地緣戰略上的優勢之外，更不能隨川普每次的發言而產生新的動盪，除了培養韌性之外，更需要擁有戰略定力做出明確的判斷。

責任編輯：蘇君璦

